



像雾像雨又像风

张永琛 著
北京出版社



像霧像雨
又像風

张永琛 著
北京出版社

Shanghai 11-1-1960
Zhang Yongchan
Jilin Book Co.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像雾像雨又像风/张永琛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ISBN 7-200-04260-9

I. 像...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321 号

像雾像雨又像风

XIANGWU XIANGYU YOUXIANGFENG

张永琛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405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 000

ISBN 7-200-04260-9

I·656 定价: 23.80 元

序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马上就要与观众见面了。

作为导演，我希望她能有更多的观众，因为她精致、她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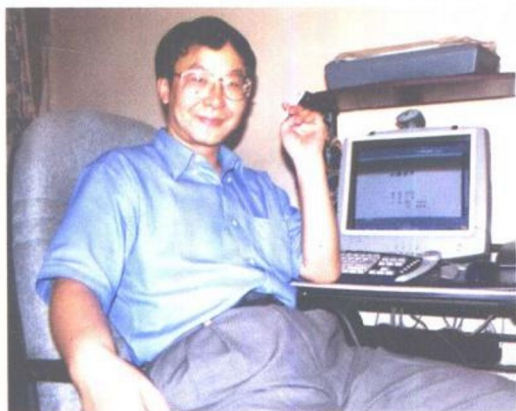
现在又有了这本书。

老实说，像我这样的懒人不会因为喜欢一部电视剧就不依不饶地再去啃同样内容的小说——这无异于喝完了一锅鲜美的煲汤还偏要从锅底再寻那残剩的肉渣来嚼。当然这是句玩笑。

不过这部小说却着实给了我一个意外！因为她让我看到了我不曾想到的东西。

我想对于那些在电视机前意犹未尽的朋友来说，她能送来的不只是一个意外，没准儿还是一个惊喜……

2001年元月



张永琛 大连市凉水湾人。青年作家、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电视台编剧、制片人。

主要文学著作

长篇小说《混血儿》(台湾皇冠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获首届世界华文“皇冠文学奖”)

小说集《走夜海》(中华文学基金会“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长篇小说《隐形恐龙鸟》(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等五部著作

主要电视剧作

《红处方》(20集,获金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

《情爱画廊》(20集)

《俄罗斯邻居》(8集)

《太阳不落山》(20集)

《超越情感》(22集)

《心疼女人》(22集)

《最后的皇妃》(33集)

《像雾像雨又像风》(30集)等近20部

目 录

VAG30/08

序

赵宝刚

第一章	百年修得同船渡	1
第二章	姻缘	23
第三章	蝴蝶风筝	40
第四章	惊魂	58
第五章	推不开的窗户	77
第六章	小姐的心事你别猜	98
第七章	谁爱谁	119
第八章	你是天上的一片云	142
第九章	哭泣的红玫瑰	162
第十章	离家	181
第十一章	期待	200
第十二章	茉莉花	218

第十三章	死而复生	239
第十四章	舞	258
第十五章	窗里窗外	278
第十六章	对不起我不爱你	300
第十七章	背叛	316
第十八章	召唤的手	336
第十九章	跑了新郎的婚礼	356
第二十章	三人难成行	372
第二十一章	风筝飘飘	391
第二十二章	竹林里的红蜡烛	408
第二十三章	亲不亲小两口	427
第二十四章	踪影	443
第二十五章	泪往何处流	463
第二十六章	婚纱飘落河水中	479
第二十七章	吻别	496
第二十八章	有情人难成眷属	516

第一章 百年修得同船渡

1

谁也没注意从哪一天起，上海滩又进入了梅雨季节。

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小巷的屋顶上，顺着瓦檐流淌而下，滴落出撩人不安的细碎的响动来。蒙蒙细雨中，偶尔掠过几声馄饨点心的叫卖声，点缀着寂静的夜晚。

上海滩，睡着了。

一只招幌式的挂钟倒悬在修表店的屋檐下，雨水顺钟面流淌着。表行的伙计陈子坤头顶一块油布，从街道

的尽头跑来，他在钟表行门前停下，通过缝隙向里张望。

店堂内摆放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钟表，在纷乱的滴答声中，店主方华鑫正坐在灯前神情专注地修着一只老式的座钟。面前那只高大的落地钟阻挡了他的视线，方华鑫根本没有注意陈子坤的出现。陈子坤悄悄地一笑，转身快步闪进钟表行旁的一条狭窄的里弄里。

陈子坤来到钟表行后面的街道，抬头向阁楼上望去。细雨中，阁楼的窗户挂着碎花窗帘，被灯光映出。

陈子坤左右察看了一下，将油布的两角用嘴衔住，动作麻利地顺着电线杆的钢丝绳向上攀登，他轻轻一跃，翻上了二层屋顶平台。

他蹲在窗下轻轻敲了两下窗子，一个少女焦渴的身影出现了。她将窗打开，温情地一笑，陈子坤便如同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轻捷地翻窗而入，将那少女拥进了怀里。

少女便是华鑫修表店店主的女儿方紫仪。

紫仪娇嗔道：“轻一点儿，看你，把人家衣服都弄湿了。”

陈子坤忙用手在方紫仪的身上抚弄着、抖索着，可越抖索越令方紫仪心颤。紫仪早已出落得水灵灵的，饱饱满满的了，哪里经得住陈子坤这么抚弄着。

方紫仪回避开来，道：“下雨了，你还来？明天就要去广州了，还不早点儿睡。”

陈子坤将方紫仪再次给拥住了，眼睛里充满了柔情。

“想你，睡不着。”陈子坤说。

方紫仪微微笑了一下，羞涩地低下了头。陈子坤刚想对方紫仪有所行动，突然，楼下方华鑫喊了一声。俩人吓了一跳，方紫仪忙推开陈子坤起身开门。

她向楼下扫了一眼，声音有些紧张。

“爸，什么事？”

陈子坤屏住呼吸，楼下传来方华鑫的声音，原来他要紫仪床底下的箱子里的一条旧毛毯。陈子坤忙从床下拉出箱子，向紫仪扮了一个鬼脸。方紫仪从箱中找出毛毯起身下楼。

方紫仪将毛毯递给父亲问：“爸，你要它干什么？”

方华鑫看看她，一言不发地把一个座钟包了起来。明天，子坤要带这个座钟去广州修理，他担心上下船的人太多，子坤毛手毛脚的，要是碰坏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赔不起。

方紫仪下意识地向上看了一眼。

“这钟又老又破，还值得送广州修去？”

方华鑫往里吸了一口气。

“这钟不值得，可这钟的主人值！差一个零件，上海滩没有，只好到广州去配……行了，没事了，你早点睡去吧。”

方紫仪如释重负，转身跑上楼去。她刚一进阁楼，便被陈子坤给拥倒在床上。陈子坤亲吻着方紫仪的耳朵，紫仪感到有些痒，就笑着躲避着。

“我的脚扭了……”陈子坤说得可怜兮兮的。

方紫仪显然没明白这是子坤赖着不走的托辞，竟然信以为真，急忙拉过他的腿，心疼地去察看。

陈子坤坏坏地笑了：“今晚走不了啦！”

方紫仪一听，脸色顿时变了，她小声但有些严厉地说：“那怎么行！要是让我爸知道了，不仅赶走你，连我也得被赶出家门！”

陈子坤似乎得意了，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说：“那好啊！我带你私奔吧！省得天天偷偷摸摸爬窗户，我都快成猫了。”

“想得美，谁跟你私奔！哎，你脚真的扭了？”

陈子坤紧皱眉头，煞有介事地揉着脚……

“那你明天怎么去广州啊？”

看着紫仪真的着急了，陈子坤又厚着脸皮说道：“今晚让

我留下，明天一早肯定好！”

方紫仪一听就板起了脸：“胡说！”

“那怎么办？反正我是走不了！再说，去广州来回坐船得好些天呢，你就不想我啊？”

方紫仪心软了，却故意说：“不想。听说广州的女孩儿比上海的风流，说不定被谁看上了，还真就把你留下了。我要是在这边还想着你，那不太傻了？”

“嘿，这主意蛮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了，广州的女孩又瘦又矮，娶回家做旗袍都能省下几尺布来！好！就按你说的办了！”

方紫仪一听陈子坤这么说，气得扑上去，伸手掐了陈子坤大腿一把。

“哎哟！”陈子坤叫了一声，一条腿因为疼痛一蹬，将床头的一只闹钟蹬到地板上，“嘭”的发出一声响。

俩人立即停住了一切举动，屏住了呼吸。果然，楼下传来了方华鑫的责问声。

方紫仪并不慌张，应付道：“啊……是我的书掉了……没事。爸，你睡吧。”

说着，她向子坤作了一个鬼脸，楼下又恢复了平静。

“你真不想走啊？”

陈子坤点点头，方紫仪有些犹豫。陈子坤又将方紫仪搂在怀中，动情地望着她。

“我明天就要去广州了，今晚就让我和你多呆一会儿，求你了。”

方紫仪想了想，伸出了一个食指，这是要拉钩儿的表示，一旦俩人拉了钩儿，就必须信守诺言。

“那……那你不准乱碰我。”

陈子坤看看方紫仪，心里有些失望，这不等于一个尼姑，

一个和尚，赶上下雨天了，跑到庙里，又跑到一张床上去躲雨，六根清净，凡心不动吗？

但他还是伸出了右手的食指，与紫仪的手指钩在了一起。

“这就对了！”

方紫仪笑着躺在了子坤身边，刚躺下，陈子坤就将方紫仪抱住了，方紫仪打了一下陈子坤抱在她胸前的手。

“说好了不准乱碰的。”

陈子坤只好把紧紧贴在紫仪背后的躯体稍稍挪开了一点，但还是抱紧她不肯撒手。

“我就这么呆着，保证不乱动还不行吗？”

方紫仪笑了一下，伸手将灯关上。

在子坤的怀中，紫仪很快进入梦乡。紫仪那少女特有的体香令子坤沉醉，他久久不能入睡。借着阁楼外路灯射入的微光，他仔细端详着自己心爱的姑娘，隔着府绸碎花裤褂，子坤一样能感受到紫仪那玲珑的曲线。

陈子坤忍耐不住，欠起身来，轻轻地亲吻着紫仪。紫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子坤生怕吻醒了她。可是，忽然间，他惊愣了，因为他看见紫仪的眼帘在微微地抖颤着，两滴晶莹的泪水慢慢、慢慢地滚落而下。

子坤正不知所措间，紫仪猛然将他紧紧地搂住了，哽咽着道：“子坤哥……别离开我，不管你将来遇到了谁，也别把我给丢开！你答应我答应我答应我！”

子坤俯下身去，吻掉了她脸上的泪珠，说：“要是让我把你丢开，那我还活着做什么呢？！”

2

从广州返回上海的轮船要比来时的大得多，是从香港起

航，经广州驶向上海的。广州虽然花好月圆，但子坤却没有停留，他修好了钟，就急着往回赶。粤鹏修表店的老板还盛情地挽留他，但被子坤谢绝了。他心里牵挂着紫仪。能有个姑娘在心里让他惦记着，这令他激动。

粤鹏修表店的老板感到奇怪，从大上海派个小伙计来广州修一只破旧的钟表，简直不合情理。他问子坤这钟的主人是谁啊，子坤说了个名字，让他连连咂嘴，说难怪难怪！难怪会舍得花这么大的本钱来修钟呢！

这钟的主人便是上海滩的银行大亨李荣生！

而小伙计陈子坤也绝没有想到，此时，李荣生的公子也正在这条船上。一个修表店的小伙计，一个银行家的公子，在还没有开始争夺爱情之前，居然同乘一条船回家，是冤还是缘？！

客轮行驶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且非常平稳。海的宽阔，令子坤心旷神怡，从四等舱顺扶梯而上，便是与甲板齐平的三等舱，再往上，通往头等舱、二等舱的路被一船员拦住了，凭船票才能出入，子坤只好作罢。上面传来阵阵萨克斯吹奏的爵士乐和阵阵男女的笑声，吸引子坤仰头望去，原来那是一处设在船上的露天酒吧，一些衣着体面的乘客在饮酒聊天，小乐队在吹奏助兴。子坤看着上面的灯红酒绿，咽了口唾沫，感觉有些口渴了。

子坤回到自己的舱室，从柳条箱中取出水杯去水房打水，就在转身之际，撞上了一个姑娘。

姑娘一声惊叫，两只杯子落在地上，“啪”的全都碎了。她用力甩着被烫伤了的手。

陈子坤忙上前慌忙不迭地道歉，姑娘托着被烫伤的手几乎哭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她说。

陈子坤更慌了，他正要带姑娘去船上的医务室看看有没有烫伤药，一个和姑娘同舱的中年男子跑进水房，大声地叫着：“姑娘，你快去看看吧，你爸爸不行了。”

姑娘快步跑出门，陈子坤也跟着跑了出去。

昏暗的舱室中，铺上躺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已奄奄一息。姑娘急切地叫着：“爸，爸！”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去找医生。”陈子坤说着奔出舱外，在船边甲板上快速跑着、找着，他来到标有红十字的舱门前，舱门关着，陈子坤不顾一切地用力拍门。

船医室里并没有医生，他的叫喊声惊动了许多人。

其实，在船上的露天酒吧中，就有两位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医生。个子稍高一点的叫李英奇，另一个是他的同窗好友吴伯平。李英奇便是李荣生的公子。

陈子坤一边拍门一边继续高声叫道：“大夫！大夫！有病人啊！”

李英奇和吴伯平闻声转身看去，继而相视一笑。

李英奇希望是内科病人，因为，这将是 he 归国后诊治的第一个病人，他看着伯平，保持着自信的微笑。

吴伯平也笑了，他像个绅士似的耸了耸肩，说道：“但愿内科病人，那样就是你的事了，我可不想在晚饭前弄脏了手。”

说着，他们顺着扶梯来到甲板上的船医室。李英奇上前道：“船医被叫走了，我们也是医生，病人在哪儿？”

陈子坤上下打量一下李英奇：“四等舱！我带你去！”

吴伯平插话：“什么病？”

陈子坤摇摇头：“不知道！好像昏过去了！”

吴伯平冲李英奇一笑：“祝贺你碰到了第一个病人！要我
做你的助手吗？”

李英奇：“当然！你到我房间把药箱拿来！”

吴伯平转身回船舱了，英奇则随陈子坤来到了四等舱。

病人依旧躺在床上昏迷着，姑娘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哽咽着低唤：“爸！爸！你醒醒啊……”

“大夫来了！”

船舱内的乘客显然受了这气氛的感染，几乎齐声喊了起来。

李英奇对四等舱里的气味明显不适应，皱了一下眉头，他穿过围观的人群来到床边俯下身看了看，看出病人已经暂时性休克，必须做人工呼吸！就转身又吩咐陈子坤道：“让这些人离开，病人需要新鲜的空气！”

陈子坤立刻转身冲众人一拱手，劝道：“对不起大家了，帮帮忙！到甲板上走走，外面风景好得很！”

众人散去。当李英奇为姑娘的父亲解开了衣服后，在场的人都吃惊了，因为病人的身上横七竖八地留着一些伤疤，不难看出这些伤疤都是多年前被乱刀留下来的。

这些伤疤既像是一道道待解的谜，又像是某种隐喻、某种暗示，让看见它们的人，产生出无端的恐惧来。

李英奇开始为姑娘的父亲做人工呼吸，用力挤压着病人的胸部，但没有效果，他略一迟疑，挤开病人的嘴，向里面吹气。

姑娘目不转睛地盯着李英奇。

陈子坤看出姑娘有些担心，就在她身边不断低声安慰着：“放心！不会有事的！看他那样子蛮在行，医术保证错不了！”

吴伯平拿着药箱快步走近，看见李英奇的举动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也受不了四等舱的气味，掏出手绢捂住了鼻子。

病人终于哼了一声，睁开眼睛。

姑娘急切地叫道：“爸！你怎么啦？”

吴伯平站在姑娘身后，看不见她的脸，他从药箱拿出听诊器递给李英奇：“要帮忙吗？”

李英奇摇摇头，用听诊器认真听着。

吴伯平转身走了出来。

“令尊有心脏病？”

听到医生的询问，姑娘含泪点点头，她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李英奇看出病人是供血不足，加上疲劳，引发暂时性休克，他建议说：“这里空气太差了，能不能换个单人房间？”

姑娘迟疑着，苦苦地摇摇头：“我们换不起。”

陈子坤灵机一动，道：“我有办法！和舱门口的铺位换一下不就行了？”

姑娘有些犹豫：“就怕人家不愿意。”

陈子坤笑了，心想不试试怎么知道？他转身快步走出了舱室。

李英奇又回身看了看病人，和颜悦色地安慰道：“老人家，你没事了！闭上眼休息一会儿吧！”

病人看看他，又把目光投向女儿，努力挤出一丝笑容，顺从地闭上眼睛。

李英奇从药箱里拿出一小瓶药递给姑娘，又告诉她药的服用时间，无意中发现了她手上的烫伤。

姑娘笑笑，掩饰地把手放了下来：“没事，不小心烫了一下。”

李英奇急切地握住她的手仔细看着，姑娘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和羞涩。

姑娘的手已经烫起了燎泡，不处理就会感染，李英奇看着，迅速从药箱里拿出纱布和药膏，小心地为姑娘包扎。

姑娘欲言又止，默默地看着李英奇年轻而又英俊的脸。

这时，陈子坤快步走了进来，人家已经答应他调换床位的事，陈子坤很小心地抱起病人，走到靠门的铺位。

李英奇见病人已经稳定，就起身道：“我姓李，在头等舱，有事可以去找我！”

姑娘感激地点点头。

已经是夕阳西下了，落日把大海染得通红，也为旅行之人染上了丝丝乡愁。李英奇和吴伯平坐在遮阳篷下的桌边，看着夕阳下的大海，英奇若有所思，吴伯平打断了他。

“想什么呢？看你诊病时的样子，我真庆幸自己选择了外科！”

李英奇笑道：“你的神经要真这么脆弱，那你学医就是个错误！”

吴伯平叹了口气：“我从小就讨厌医院的味，要不是家父生意上出了麻烦，我能跟你一起上贼船？”

英奇笑了笑，未置可否。

四等舱里，得病的老人还在闭目安睡。姑娘心中安稳了许多，这才想起到现在还不知道相助者的名字，便喊了一声旁边的子坤。

子坤却全然不知，他的思绪已经飞回了上海，飞到紫仪身边。一想到紫仪今年就要毕业，自己马上就能向她求婚，便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可一想到师傅会阻止自己和紫仪的婚事，又充满了焦虑和恐慌。姑娘看着子坤脸上时阴时晴的，忍不住推了他一把，子坤这才从梦中醒来。

姑娘显得挺大方，问了子坤的名字之后，便自我介绍道：“我叫安琪，床上的病人是我爸爸，我们是去上海治病，今天多亏了你……”

子坤看着安琪被烫伤的手，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看你们父女现在这个样子，我还把你的手烫着了……”